

■往事如烟

一只铝饭盒

陈英兰

家里有一只椭圆形大号铝制饭盒，是上世纪70年代初买的，铝质，银灰色的哑光，光滑但有着磨砂的质感。铝制饭盒是那个统一生活样式年代里大多数家庭居家必备的日用物品。

别看这只饭盒现在灰不溜湫、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当年，它的作用不容小觑。盒盖上依稀还有深浅不同、颜色各异，属于我们各自专属的记号——那是为了中午拿饭时不与其他同学搞错，如今已烙下了时间的印记，也烙下了我们的回忆。

最早，它为我家的五个姐弟连续服务了十年。七十年代初大姐读初中时，学校离家远，中餐要在学校吃。当时，每个学生自己带来和菜，用网兜装着，拎在手

里。人一到学校就在食堂外面的河埠头淘米，再在饭盒里放上适当的水，然后来到食堂，把饭盒递给蒸饭师傅，师傅把饭盒整齐地一层一层叠放在蒸桶里。那时，由于大家经济条件都差，而且都是农村的，菜也没有什么可带，饭盒里面经常和米一起蒸着土豆或毛芋。饭熟了，这些菜也熟了，蘸点酱油吃就是美味。有时候，大人也会给孩子改善一下伙食，在饭盒里面蒸个鸡蛋。

那个年代，初中学制都是两年。我的大姐和二姐相差两岁，刚好大姐毕业这只饭盒就留给二姐用。二姐用了两年毕业后，饭盒休息一年，我哥便用上了。然后轮到我用。

我用时，这只饭盒还发挥了另一种作用。为了省每餐蒸饭的2分钱，我与同桌拼着蒸一盒饭，中午一人一半。有时候我俩商量好，第二

天她带些菜，我带只蛋；或者她带只蛋，我带其它菜，到了中午一起吃。这样不但省了每天的2分蒸饭钱，菜品也变得更丰富，一举两得，不开心。后来，班级里有好多女同学都学我们样。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我们真不简单，小小年纪就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努力为父母减轻负担。

我毕业后，这只饭盒顺理成章地给我妹用。而我妹用这只饭盒时，还有一个故事。

我们村里有户人人皆知的“三月饿”。此“饿”非彼“鹅”，其实是指村里一户人家，男女主人不会当家，每当农历二月一过完，家里就开始断粮。总要向村里借些粮食。有一次，村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村书记在会上说了一句，有些社员过日子要有点打算，不要再出现“三月饿”了。村民一听都心知肚明，这是指

哪家。从此“三月饿”就被叫开了。

而这家的女儿刚好和我妹妹是同班同学，每到这个时间段，这个孩子就会出现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母亲从我妹那里知道后，就会让我妹多带点饭菜，分一些给这个同学。虽是粗茶淡饭，但总算也能填饱肚子。

我妹妹读完初中，这个为我们五个姐妹兄弟服务整整十年的饭盒算是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在社办厂上班，这只饭盒又成了我的专用品。

到了本世纪，求学、上班不再用这种铝饭盒蒸饭，它一度在我家被束之高阁。直到母亲退休后，这只饭盒又派上了用场，用来放蜡烛，不容易损坏和返潮。这在我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饭盒，又继续发挥着它的光和热。

■奉人说物

漫话文房四宝

林崇成

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是电脑未普及前文化人的必备物件。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湖笔、徽墨、宣纸、端砚。

湖笔出自浙江湖州，因湖州有养绵羊的习惯，称为湖羊，其毛柔软，适合制毛笔，写起来墨汁饱满润滑，方便写大字。而用黄鼠狼尾巴的毛制作的狼毫笔，弹性足，适宜写小楷。更绝的是用老鼠胡须做的笔，非常稀奇了，市场无售，只是爱笔者自娱。

墨乃徽墨，安徽绩溪一带山民用老松树有油脂的部分点燃，让烟熏在倒置的小缸底下，形成黑色烟垢，将烟垢与胶油混合后，放到铜或硬木制成的模具上压成墨锭。我们读小学时常用的“金不换”墨，便是其中一种。

宣纸，产自安徽潜山市，因制作质量优等而出名。宣纸分为生、熟

两种，以重量计算，陈年好纸的价格堪比黄金。其原料是桑树皮、钩藤等，经浸泡、捣烂等多道工序制成。

砚最有名的是端砚，产自广东端州，石质细腻，久磨不损，保墨持久。名贵的端砚价值连城，传说包公曾任端州知府，离任时百姓争相拜送，临到码头有乡绅以极品端砚相赠，被包公婉拒。船至江中忽雷声大作，雨如瓢泼，包公斥问包兴可有贿物收受？包兴惭愧地从包袱中拿出一个端砚，包公仰天叹道：“苍天在上，臣包拯岂能以端砚而毁一生之清名也！”遂将砚抛入江中，少顷，艳阳高照，天地开朗！

国内还有著名的洮砚，产自甘肃肃之洮河，千百年来矿脉采尽，已成绝品。而据《光绪奉化县志》记载，嵒崎八面嵒山也产砚石，如发现此矿开采制砚必将有利于奉化的经济发展。为此，我曾与朋友多次勘测八面嵒山，也走访过多名当地老人，终无所获。

■生活感悟

病

沈东海

这世上，可以拍胸脯的事情很多，但没人敢说自已没病过，就算是吃不吃不喝的机器，也偶尔要请人来修理一次，更何况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因此，我们从小习惯了与病抗争，也终将要和它相伴终生，最后能荣幸老死的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又死在了它的手里。人活着一半的悲哀与它有关，很少有人能够坦然处之，这就是现实。

小时候，我们没见过世面，还不知病的厉害，既喜欢生病，又怕生病。喜的是，一生病，老爸老妈就会一反常态，又是抱，又是抚摸，又是询问，把孩子宠得像个小皇帝。这时节，平时不舍得买的吃食、玩具，任你挑，苦了身体，甜在嘴里、心里。怕，倒不是怕病要了自己的小命，因为那时年龄还太小，还不知道生死。怕的无非是上医院，那时的医院，就跟大老虎一样有威慑力。怕进去了被医生询问了再询问，摸了又摸，刷刷刷几笔，轻点的，吃几包难以下咽的苦药；重点的，就要挨针头的苦了。

记得小时候，我身体不好，常常被打屁股。最夸张的一次，左右两边屁股各挨了七八针，往往早上打一边，晚上打另一边，打得你坐坐不得，睡睡不好，叫苦连连，却又无可奈何。而吃过针头苦的人，一生病，听说父母要带自己上医院，能跑的，绝不坐以待毙，闻风便往家外跑，最后好不容易被逮到，连哄带骗，附带恐吓，被拖着走，强行抱上车，病未见得有多严重，却已被吓得半死。

稍大点，一遇小病小痛，就要拉着父母上医院。这年岁，针头所带来的皮肉之苦，已不见得那么难以承受，重要的是他见多了人的死，也知道人一旦进了坟墓就不可能再从里面走出去。他明白了死的真正含义，也知道什么叫在这个世上完全消失。所以他开始特别怕死，不敢爬很陡的山，怕一不小心滚下来摔死；不敢在草丛中玩耍，怕被毒蛇咬死；不敢吃公园树上的果子，怕被毒死……种种这些怕，让他一生病，就

如临大敌。往往入得医院，被医生告知没啥大问题，才露出半张笑脸，缓缓地舒了一口气。

再大点，正值青春期，男的壮如牛，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懂死却又不怕死，他们认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躯。所以，能拖的就拖，能不去的就不去。实在不行，顶多跑到药店，自己买点常规的药吃吃。假如这样还不见好，就自行上医院，打几瓶吊针。女孩则柔弱点，常常携着老妈奔医院。

等结婚以后，生病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个用手摸你的额头，那个用高科技温度计伸到耳朵里给你量体温，这个说它量出来的不准，那个又拿出常规的温度计，一阵忙活。一直躺着的你，最后被告知，果真感冒发烧哩。这个要你去药店买药，那个建议你还是上医院比较好。可你不去，坚决不去，死活不去，打死也不去。最后闹得一家子不得安宁，都生起一股子闷气。这是我和我老婆、丈母娘三个人曾发生的事。人到这岁数，许多事开始由不得你。最后虽用一块冷毛巾挺过了这场病，却也从此没了年轻时的得意。

病到一定程度，难免会住院，这样的体验，我也有过两次。这年头，说实话，能不用住院的，都不想住院，病到严重，那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医院，那是我待过的最无聊的地方。人这么直直地一躺，闭眼是睡，睁眼就是一块天花板，满屋子都是白。这时你才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送花。若这时，病房里多出一捧花，那目光就有了去处，房间里也有了生机。吵，那是医院的一大特色，菜市场也有歇市的时候，而病房却从早到晚没一刻是消停的。临床病人的呻吟声、亲朋好友的询问声、探视者进出的脚步声、床头的打铃声、陪护者的聊天声……真的是声声入耳，搅得人时时清醒，却又时时昏昏欲睡。若说要命，最要命的还属亲朋不断重复的询问声，一天答二十遍相同的问题，一次作十分钟的简短汇报。总之一句话，医院真不是养病的好地方。



■童真岁月

祖孙同在幼儿园

顾剑萍

幼儿园向家长发出邀请，开放半日活动，我作为宝宝家长代表去了幼儿园。

宝宝目前在读中班，她班上有一班已经在玩沙子，身上的裤子和鞋子是园方准备的。我们家长散落在四周，看着孩子玩，给孩子拍照。半小时活动结束后，小朋友们自己脱下裤子和鞋子，放进一旁的储物间。小小的人儿，大多很利索。

回到教室，小朋友几个人围

坐在小方桌前，桌上盒子里放着散饼干、牛奶壶。他们自己倒牛奶，自己用夹子取饼干。吃完后，去漱口洗手，用消毒毛巾擦干，一套流程很熟练，小朋友也很安静。

教室里因为家长的加入显得拥挤，小朋友只能各自拿着软垫子盘腿而坐，因为他们的小椅子给家长们坐了。教学活动开始，屏幕上出现绘本故事。一棵大树果实累累，树下一只小老鼠望着大苹果垂涎欲滴，却苦于摘不到。突然，苹果落了下来，小老鼠喜出望外，然而苹果落在一个垂直地面的深洞里，小老鼠很沮丧，它用什么办法才能拿到

苹果？长颈鹿、鳄鱼和蛇都有各自的优势，它们能拿到苹果吗？最后是大象不经意间吃了苹果，又让小老鼠站在它身上，去摘了颗大苹果。老师在屏幕切换中，不时地让小朋友思考、发言，关注小老鼠的情绪变化，鼓励小朋友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人云亦云。这一堂课上得真不错。

之后，小朋友自己去了洗手间，然后排队去楼下活动场地开展亲子运动会，我们家长紧跟着。“球球真好玩”中班运动游园会开始，家长和小朋友两个人配合着一起完成。身为奶奶的我，灵活程度自然比不上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可重在参与，也乐在其中。

运动会结束，已是午餐时分，小朋友回到教室吃饭，我们则在另一室听老师讲话。老师是一个家有小学即将毕业孩子的妈妈，她诚恳地分享她的育儿心得和她的教学理念，用她的价值观影响、教导她的学生，培养他们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她告诫我们，在这个阶段，小朋友会不会做数学题并不重要，良好的习惯养成才是受益一辈子的。

开放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看到了宝宝在幼儿园生活的场景，也受益于老师的嘱托，非常有意

■奉人纪事

王大爷的瓜

裘七曜

王大爷今年87岁，面容清瘦而精神矍铄。今年开春，他种了一百株西瓜秧，成活率居然百分之百，且株株绿意盎然欣欣向荣。王大爷喜在心里乐在眉梢，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今夏西瓜肯定大丰收。

于是，在有所期待的日子里，东方刚破晓，晨光才熹微，王大爷活着着筋骨就出现在他的瓜田里。东弄弄西弄弄，满脸笑意，顺便还跟过往的行人聊几句。夕阳余晖里，他又出现在他的瓜地里，弓腰曲背数着飞花下的绿色“小

灯笼”。此刻，王大爷像谁啊？真像一个数星星的孩子啊！

俗话说：小小人，老小人。现在，西瓜熟了，王大爷就像小时候“等到八月十六吃月饼”那样兴奋激动。他站在瓜地里，把老年机贴在耳旁，大声嚷嚷着，给他的子女外孙们打电话——他想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瓜熟了，一个87岁“孩子”的瓜熟了。“吃瓜的群众”，你们来分享我的瓜我的喜悦啊！

现在的孩子啊，有些忙又有点懒，觉得去乡下拿西瓜还嫌麻烦。这样热的天，用手机在楼下瓜摊“刷”一个不就可以了吗？尽管，瓜

的味道不怎么清爽、透甜。

既然子女们不怎么想过来，王大爷决定自己扛瓜进城。再说现在公交车不收老年人的车费，他心里乐呵呵的，既感慨又感激。

当王大爷扛着瓜汗涔涔地出现在他孩子的面前时，他的孩子揉着惺忪的眼皮才起床。他们嚷嚷着说：“爹，你怎么扛那么多瓜过来啊！早知这样，我们自己下来拿就可以了。”王大爷抹一把汗，满心欢喜地用自己的衣角擦擦西瓜上的露水说：“早晨刚摘的，先切个尝尝瓜的味道。”

瓜有点大有点多，自家的孩子们也吃不完，尽管透骨新鲜，血红色

红、甜甜蜜蜜的。于是，他的亲友们边啃着瓜边开始在微信圈给王大爷吆喝：“87岁高龄的王大爷种的露天西瓜，藤还是活的，很甜……王大爷种了一辈子的西瓜了，独自一人坐着公交车来奉化销瓜，也是老人的精神寄托啦！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订购，一元一斤……谢谢大家！已经卖完了……王大爷的瓜，绿色无公害，快收走！”

王大爷明年还种西瓜吗？种，肯定种！他在那里种下了希望，收获了快乐。你看你看……那些颗颗圆润、浆汁饱满的西瓜种子，估计又在他怒放的心田里悄悄萌芽了。

